

中国书籍
新知文丛

中国书籍·新知文丛

Yi Mi Zuo You

一米左右

——我在香港当家教

孔瑶竹◎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Yi Mi Zuo You

一米左右

——我在香港当家教

孔瑶竹◎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米左右:我在香港当家教 / 孔瑶竹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68-6319-3

I. ①—… II. ①孔… III. ①儿童教育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2630 号

一米左右——我在香港当家教

孔瑶竹 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刷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田新培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240 毫米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068-6319-3

定 价 4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初来乍到（一）	001
牙医生和脚医生	002
第一周	003
第二章 消极的背后	005
为什么会有“熊孩子”	006
校服	006
撒谎	008
第三次辞职	011
假 装	016
表 演	019
欲望：压抑还是放纵	022
情绪失控	024
和非佣的战争	027
厌世？暂时的	031
爸 爸	034
记 忆	036
从哪里来？不重要	037
偏见与歧视	040
第三章 习惯的形成	045
抄 写	046

动 力	047
心理防御机制	048
游 戏	051
电子游戏	054
曲棍球少女	055
魔法词	059
眨眼睛	060
真正的老师	062
收拾书包	064
爱的界限	067
决策的盲区	068
第四章 成长之路	071
再见，幼态持续	072
权力与理想	073
刻意练习	075
努力和进步的关系	079
一起长大的孩子	081
《弟子规》	083
糖果交易	086
奶酪还是公平	087
游 泳	089
那些不同的音乐	091
偶像崇拜	092
青春期的心灵鸡汤	095
关于成熟语言	097
符号的符号	100
新闻语言	101

青春期的帆布鞋	103
缺失的美感和自信	105
社交任务	108
电影中的女权主义	111
第五章 家庭阵线	115
冬天的午餐	116
密 码	117
升学面试	118
焦 虑	121
萨沙和鲍威	123
上帝的符号	125
鲍威的求助与帮助	128
平静的狗	129
不速之客	131
一起长大	133
物权意识	135
乐 高	136
赛 车	137
杯子蛋糕	139
和菲佣的统一阵线	140
和邻居的战争	142
远方的家	144
第六章 社交初体验	147
有趣的人	148
社交：卷土重来	151
社交网络	152
开放日的展板	155

画 展	157
形形色色的节日	158
仓鼠参战	162
精英家庭的孩子	166
半山杀手	167
ELISA	168
班级VS圈子	171
安全座椅	172
校园霸凌	173
第七章 考验才刚刚开始	177
新老师	178
自尊心	181
永 别	183
第八章 这样的你们	185
恶作剧	186
“骚扰”信息	188
蓝宝石与书	188
煎饺和菠萝	190
第九章 初来乍到（二）	193
性格和人格	196
后 记	198

第一章 初来乍到（一）

chu lái zha dao yi

牙医生和脚医生

黄语晏是姐姐，10岁，她还有一个妹妹叫黄语旗，6岁，父母都是大律师。黄先生和Sara面试我的时候黄语旗没有来，黄语晏私下告诉我妹妹去看“脚医生”了。见面之前，黄先生曾骗她们说我是听不懂英文的，所以不可以跟我讲英文。反过来，他也事先跟我打了招呼，如果听到英文就假装听不懂，不要理她，直到她说中文再跟她交流。但此时的话题，显然超出了黄语晏的中文词汇范畴，为了让我听得懂，黄语晏只好中英文掺和着说，还有些广东话口音，特别可爱，但是真的不大容易懂。

我应承了好半天才弄明白：香港的很多小朋友因为家庭条件很好，从小就穿一些很贵很时髦的鞋子，这些鞋子的底和帮都很结实，也很符合人体工程学，穿起来非常省力也不容易受伤。但是坏就坏在这儿了：孩子脚部肌肉的力量逐渐会变得很弱。这样下去，孩子的走路姿势会改变，会连带腿上的肌肉也发育不协调，进而会让腿变得不直，运动起来也容易受伤。

我听到这里，心里无比酸楚。我小时候大概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总是穿那种绿色底的小白网球鞋，底比较薄，用力蹬地的时候脚底都会麻。久而久之，腿部和踝部肌肉锻炼得不错，看来是因祸得福了。

黄语旗去看脚医生，而语晏则是刚刚看完牙医生过来。牙医生我还是看过的，不过我是因为吃糖太多有虫牙，而她是因为刚好开始换牙，于是她张大嘴巴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那颗松动的牙齿，我们都被逗乐了。她看到爸爸妈妈也都笑了，非常得意。

黄先生问我“感觉还可以吗，教语晏的话”——黄先生的中文其实还不如黄语晏，词汇量可能比语晏大，但是语法显然不如黄语晏的，永远是倒装句，这说明汉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自己非常自信，总是喜欢“横插一杠子”教黄

语晏、黄语旗说中文，他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不好直接指正了，因为怕影响他的家长权威，后来我也因为这件事找黄先生谈了一次。

语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能力，先学习一种母语再去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后者总会受到前者的影响。只有完全生活在两种语言环境中的孩子才能真正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而黄先生是马来西亚人，据他说，马来西亚只有好学校具备良好的中文环境，但他小时候家里穷，所以上的学校中文环境不是很好——言下之意就是他的中文说成这样也不是他的错。黄语晏、黄语旗虽然在好的学校，但是因为是国际学校，中文环境也不乐观。而在黄先生看来，香港的各种商业往来越来越多地向内地倾斜，学好中文、说好普通话就意味着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说：“语晏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她。”他说如果我见到语旗，一定会觉得语旗更可爱，但是“不要相信她，她很坏”。

他说这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笑了。Sara见我笑了，便一脸认真地又再重复了一次：“真的，语旗非常清楚自己可爱，所以她有时候还会故意装可爱、装可怜，你不要理她，永远，不要，心软。”

听到这儿，我都要笑抽了，我想这一家人应该还不错。

第一周

面试成功之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两位大状（“大状”是粤语里对“律师”的称呼）和两个孩子的时间表。她们的学校kings通常下午3:15就放学了，这还是因为学校在九龙塘名校区，所有学校一起放学的话容易堵车，所以为了避开其他学校的放学高峰，推后了15分钟。我们从学校回到她们在半山的家大概需要30分钟，休息30分钟，上2小时课，再返回九龙塘我自己的学校的话，我最早可以赶上晚上7:00的课。这真的给我选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香港的大学，每堂课之后都跟一小堂报告课，报告课虽然只有50分钟，但是时间十分灵活，有可能上午上课，晚上才报告，也有可能周一上课，周五才报告。我仔细地把

15:00—19:00这段时间的课排除掉，因为这段时间我要去给两个孩子上课，这样一来我就真的没有太多选择了。

所幸的是，学校最早的课8:00开始，我选的课几乎都是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大部分香港本地学生起不来床，迟到又会影响分数，所以没有什么人跟我竞争，竟然全部一次顺利选过了。所以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的作息时间都变成了上午听别人给我上中文课，下午我给别人上中文课。

第一周上课是很困难但也很简单的。困难在于没有人能指导我该做什么、怎么做，我掌握不好进度，但又不能完全相信黄语晏、黄语旗说的话——她们很有可能会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利益空间”而欺骗我。进度慢一点倒没什么，但是如果她们认为我很好欺骗，今后就不会再尊重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这是我不允许的。但简单又在于，黄先生和Sara也深知我面对的情况，所以他们几乎不对我做任何要求，只是要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跟他们讨论解决，因此至少在心理上我就轻松了不少。

第一天，我认识了接送我们的司机AL。AL是印度人，但是很时髦，也挺有礼貌，只是印度英语我一下子还不是很适应，所以即使我提前到达kings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他，宁可在附近的公园里看一会儿书，等接到两个孩子再一起回到车上。

第三天开始，我陆续见了kings的校长和两个班的各科老师，我不需要记住他们，只要他们记住我就行了，这样以后，我来接她们两个就不必每次都登记了——当然，必须由Sara打电话通知学校后才行，非常安全。

这一周，我还要跟家里的两个工人、小区的工人、社区巴士的司机都认识一下，这样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比如说迷路，比如说需要帮助，我至少知道可以问谁。至此，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大概也是受到这个刺激，我后来也一直要求黄语晏、黄语旗在陌生的环境里，一定要很快地找到可以信任和提供帮助的人，最好能够很快交到好的朋友。

这一周，对于黄语晏和黄语旗来说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十分轻松的一周，而对我来说，则是开始布局的一周。

第二章 消极的背后

xiao ji de bei hou

为什么会有“熊孩子”

提到孩子，就不能回避“熊孩子”的问题。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5~13岁的孩子在很多成人眼中显得特别“讨厌”。

有些进化生物和心理学研究认为，“可爱”是人类重要的求生机能。也就是说，人类先天具有或主观摆出“婴孩形态”激发成人本能的爱心和保护欲。这种机能使他们从刚一出生就能得到强者的关注和保护，大大保证了脆弱的新生体和幼体的存活率。

那为什么在婴儿期过了之后，他们就不再可爱了呢？这个问题包含两方面的潜台词：一是为什么孩子不需要卖萌了；二是成年人对他们不再包容了。有人认为，孩子也是很功利的，过了婴儿期之后，孩子拥有了一定的能力，死亡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因此表达感受的欲望就更加凸显，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孩子没有以前合作，甚至任意妄为。

还有一部分“熊孩子”是由家长的决策倾向造成的。孩子会观察父母的决策倾向并做出应对，如果父母的决策倾向是“讨人喜欢”，那么孩子就会很在意人情世故，有时会牺牲自己的欲望来融入周围的环境；如果父母的决策倾向是“哄我开心”，那么孩子就会为所欲为，越来越“熊”了。

校服

我上学的时候，可以说是被丑哭的校服“荼毒”了整个青春期，当然我理解这种丑哭的校服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首先我们这一代人穿的这种运动服校服，是可以穿着上体育课的，这样

一来，家长就不用给孩子买很多套不同的校服，在家庭开支上就减轻了一些负担。同时，这种运动服可以穿很多年，青春期的孩子发育很快，身高变化非常大，如果是西装类的校服，可能半年就穿不下了，还是有点儿浪费的。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中国内地的学校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把青春期中孩子的所有吸引人的魅力附加物弱化，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早恋。我的学校除了必须穿校服，不许染发、烫发、化妆之类的要求之外，还要求男生必须剪板寸，女生短发不过耳，长发必须梳马尾，感觉比监狱略微好一点，加上肥大统一的校服，在外貌上确实没什么吸引力。

而有些地方的学校则注重在青春期就培养孩子对自身外表的敏感度，认为这是美学美育的一部分。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都会让孩子们进入军营军训，但我们的目的是增强孩子的组织观念，增强整个民族的动员力；而俄罗斯则是让青春期的男生感受军装的英武，建立从军理想——对外表的关注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是有心理内涵的。

香港的学校也要求孩子们每天穿校服，但是校服的样式则更加多样。首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校服类型不同。比如幼儿园的女孩大多是连身的白裙子点缀少量有色的腰带和水手领口，配白袜子和小黑鞋。除了可爱，这样的衣服容易穿脱，沾上脏东西也容易看见，不易滋生细菌。进入中学之后，校服就各式各样了。公立学校的校服很有香港特色，女生是半裙和衬衫。九龙塘以国际学校为主，每个学校的生源主体又不大一样。比如，欧美学生偏多的学校校服是各种花色的合身西式套装，女生是同色的及膝裙；印度学生为主的学校，校服颜色更有民族特色一些，女生是包臀的一步裙，比较短，大腿前侧还开气儿，非常合身好看。

我们家的这两个，本身就是比较偏香港本地的校服样式，加上自己也不大关注外表，所以一个是校服穿得松松垮垮好像套在竹竿上，另一个是衣服上永远有汗渍和污渍，有时候还有破洞，如果不是菲佣发现了给补上她就能一直穿着，就像小男孩一样。当初，我自己为了把丑陋的校服穿好看可是没少花钱

花心思花时间，比如说在衣服尺寸上做文章，比如说重视内搭，比如说搭配好看的书包和鞋子。我觉得这种反差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孩子如果重视外表，单靠给他们穿丑衣服也是没用的，如果不重视，好看的衣服也能穿出破落范儿来。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有一些教育行为是画蛇添足。感到费力吗？那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就用错力了。

撒 谎

在我来之前，黄先生和Sara都严正地提醒过我，黄语旗很会撒谎，不管她说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他们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请我放心，不要被黄语旗胁迫。当时我吓了一跳：如果我是一个坏老师，得到了这样的信息之后，岂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让黄语旗过得很痛苦——当然后来事实证明没有那么容易。但我也确实从那时开始格外关注黄语旗撒谎的问题。

关于撒谎和表演，我看过一个心理学案例，说一对小姐妹常会说：“让我们扮演一对姐妹吧！”——这样的扮演当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事实上她们就是姐妹。但是很奇妙的是，这种表演似乎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真实。

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向的表演使得正向的事实得到强化。当然也就有一种反情况，那就是负向的表演会加强负向的事实。比如当一个人假装忏悔自己的谎言时，他仍然是在撒谎，那么这就是一种负向的强化，假装忏悔之后连本来那一点点愧疚也荡然无存了。这大概也是我非常关注黄语旗在犯了错误后，假装自己很委屈，或者假装自己知道错了来敷衍我的原因。所以我总是尽一切可能拆穿她——她的这种习惯除了是在挑衅我的智商之外，她也在削弱自己对撒谎这件事情的愧疚。

有一天我去班里接她，顺便看了一眼黑板上的作业，然后我随意地问了一句：“作业记下来了么？”她说：“记了。”我说：“功课也带了？”她说：“带了。”——但我扫了一眼她的桌子，功课本在里面。我没有说什么，偷偷把功

课本拿出来塞进了我自己的书包里。回到家里吃过点心之后，我说好了我们去做功课吧，这时候黄语旗的戏就来了。她说：“呀，我没有记功课！”我都没有抬头，说：“没关系，我用手机拍下来了。”然后把手机递给她。她有些尴尬地笑了，说：“你为什么拍这个，你拍这个做什么。”

其实这真是两个好问题。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两个问题充分暴露了我“罪恶”的想法，我当时就考虑，以后绝不再用这么刻薄的手段修理她。

我为什么拍这个？是因为我已经识破了她的小花招，并且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当时就决定收拾她而不是先警告她——我都没有给她一个思考和选择的机会就判她有罪了，几乎等于钓鱼执法。我拍这个做什么？一是为了不让她的小阴谋得逞，仍然有作业可做；二是作为惩罚她的依据——有时成年人的手段何其残忍。

然后，尴尬的黄语旗确实骑虎难下了，因为功课本子她确实没有带回来，这个她并没有撒谎。但这时候，我又把功课本子也拿出来了，说：“没关系，我看到了，我帮你拿回来了。”——我真是太糟糕了。

如果黄语旗是一个有着完善的逻辑能力的孩子，她就应该质问我，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我要问她有没有拿，为什么当她说拿了的时候我没有反驳她，而是偷偷拿回来不告诉她。但是幸好黄语旗是个不爱动脑子并且肚量很大的孩子，她确实被打蒙了，只好老老实实在地接过本子开始做功课。

但是因为她本来已经做好今天不用做功课的打算，现在的结果与预期落差太大，不出所料地她在做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找麻烦、闹脾气。我把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她控制住，看着她说：“我知道功课很烦人，我也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哭闹，因为你本来想要今天不用做功课的，你做了万全的准备，你没有把功课记在本子上，也没有把功课本带回来，你生气是因为你已经做得这么周全了为什么还是没有成功对不对？”黄语旗被我说中了心事，显得有点儿惊讶又有点儿尴尬，愣在那里不知道该不该做出反应。我接着说：“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成功？”她还是呆呆地看着我——就像个小傻子，非常可爱。

我说：“因为我就是故意要让你失败，不光是你，任何人撒谎我都会想办法让他失败。撒谎是你犯的所有错误里最坏的。你要是直接在学校就跟我哭跟我喊说不要做功课，成功的机会还大一点；或者你做到一半说我就是不想做了你告诉爸爸吧，也有成功的机会；唯独撒谎，我保证你每一次都会失败。这一次，我可以不告诉爸爸妈妈，但是如果下一次你还这样做，我就连今天发生的事情一起告诉他们，我保证我有办法让你爸爸每天打你一顿，你听明白了吗？”

虽然方法很不得当，但这一天确实是有收获的。在此后的一个月里黄语旗都有点儿蔫蔫儿的，因为还没有缓过神儿来，也有点儿怨恨我，但她毕竟发现，不撒谎日子也可以过，慢慢地就又开朗起来。

我平时还教了黄语旗很多看起来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技巧——这些我会慢慢说到，但我为什么一定纠正她撒谎的毛病呢，因为我担心长此以往她会丧失荣誉感，那么以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很积极，也就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了，我认为这才是撒谎对孩子最大的危害。所有那些做错事的人都会借助弄虚作假来让自己免责——这是人的本能，但正是这样的本能，与学校竭力想在孩子们心中培养出的荣誉感相抵触：每当处于危险或紧张的时刻，孩子们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用谎言来帮助自己脱身，而当危机过去之后，他们只会记住自己成功逃脱的窃喜，而不会觉得悔恨，于是，荣誉感就在一次次的撒谎中变得越来越淡漠，在所有的竞争中，就不屑再以最纯粹的努力来获胜，甚至对胜出本身也丧失了敬畏，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有一种思潮，就是认为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说的谎言，也是一种英雄行为——我不是说这是不对的，只是认为这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困惑。比如说明明不喜欢收到的礼物却还要说真美；明明很受伤却还要说没关系，尤其是明明最爱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还要对孩子说他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这种“善意的谎言”，除了欺骗了孩子的感情，让他们在很多年里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成年人一再撒谎，孩子才会不清